羣鶯亂飛

文：馮蘭　畫：家發

這叫做大義覓親

「帶女朋友？」

「當然他帶女朋友。你一定要來。」

「你命令我？主席！」

「不敢，希望你來。」

「有無賭局？」

「你喜歡牌九嗎？」

「在新年可以試試。」沈惠點頭。

「我推庄呢？」

「也要下注，這叫做大義滅親。」沈惠笑了。

「年初二我兩點到那邊，一定也有些女客，她們打麻雀。」

「有無馮太？」

「我不知道。」

他們鬧罷，下樓跳上的士，郭亮還要到寫字樓，沈惠送他，然後過海。

年初二，沈惠三點半到俱樂部，發現有一桌女人在打麻雀。郭亮在推牌九了。彼此招呼後，她並不下注，她也同此前見過的人資年，例如蕭先生。不久，郭亮結莊分紅一萬元與她，她也不問他贏多少錢，他對她道：

「今夜吃飯的多，我們不必在此地吃。」

「到我家去吃？」她說。

「有菜？」他問。

「不會好的，我打電話與菲傭……。」

「我應該給她利是呢？」

「你坐什麼車到俱樂部？」

「我坐的士，司機休息兩天。」

沈惠打電話，對他說：

「沒有要我下廚的菜，菲傭提到下午街市上買不到什麼東西。」

「先到你家，我給菲傭利是後，我們即出去。」

「還是吃西餐吧！打令！」

「好的。」

他們到了沈惠家中，郭亮給了利是，後來他入臥室，沈惠隨他同在床沿坐下，他道：

「我今夜住在此地。」

「過夜？」她問。

「要走的。」

「我們還是開房，給菲傭印象不大好。」

「也好。我們在尖東開一間房，我們吃了飯進房，事後我們離開。」

「你今天贏多了？」（二八一）

五：她簡直無法相信

譚淑珍就像一個木偶，由梁處長提着線，把她舞弄。初時，她簡直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三十多年來，被壓在底層生活，使她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不敢探問身外的事情，過去那種動不動就入人以罪的日子，令她猶有餘悸。

那位市政府的女交際處長，終於向她說出了原因，她的丈夫，去了台灣四十年的李英俠，將要返回杭州探親。這消息，令到譚淑珍簡直無法相信，整個人都呆住了。雖然在這四十年來，李英俠的影子常常出現在她回憶中的銀幕，但她知道，這一輩已經沒有再見面的機會。

她又怎會料想假話，那麼，梁處長又說得那麼認眞，決也不像開玩笑的樣子。她瞪着，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眞的，我不騙你。」梁處長像是看透了譚淑珍的心意，安慰地說：「我們是接到了駐美大使館的通知，說李將軍幾天內就要回來，要我們好好接待。」

「他……他身體沒什麼吧？」她囁嚅地問。

梁處長笑了。「當然沒事，否則，他也不會千里迢迢地趕回來探親啦。反而是你，千萬不要太過激動，必須保持心境平靜，知道嗎？」

四十年來家國　方王

「我也不曉得是傻聽，抑或偉大，總之，有一種力量支配我這樣做就是！」老漢說。

「花影湘……（她歎然望石碑）對不起，請原諒我的不敬……高老伯，她也不是從一而終，她是個高價出賣愛情的人，你不應爲一朵這樣的名花守寡一生的！」

「我試過結婚，和平後回到香港，我娶過一個女人，她是歌場舞女，她肯嫁我，完全是我肯給錢她供養父母，供弟弟讀書；她受不了我的，是每當我跟她親熱，口裡喊出另一個女人的名字，就是影湘！結果，她離我而去……以後，我也不再結什麼婚了！」老漢說。

「想問你一件事。」她說。

西斜的太陽，投射在墳場上，投射到她和他頭頂一棵紅影樹上，此樹，有鳥聲吱吱。

「問好了！」老漢說。

「聽說花影湘死時，已有一個四五歲的女兒，對嗎？」她盯望他。

想了一會，他說：「好像是有一個？」

「有就有，怎麼好像呢？」她做出一臉嘲笑。

「就說有吧！」老漢一臉感慨線條。

「她是誰的孩子？」她問。

「不知道？」老漢嘗了嘗唇。

「花小姐不是跟你最親密嗎？她沒告訴你？」她像採訪新聞的記者。步步進迫。

「沒有，她既不表態，我也不打算追問，這種事情，特別像我這種愚魯人民的精神份，最好是用膠布黏咀。」老漢說，一臉的無可奈何，透露他的眞情實感。

「你既看過『塘西風月』幾趟，請問，黃花如錦的羅月湘，像不像花影湘？」她問。

「是有點像！」

又是想了好一會，老漢說：

「她站立老漢面前朗聲說：「請你看看我，像不像石碑的花影湘？」

三代名花　辛海

一五四：問查入深

二八〇：飛擒大咬

安娜曰：「咪咁寃氣喇！畀你伙記入來睇到，有也好呢！」

嚀囉文曰：「不會，但哋明知我此處有房，不會入來者也。」

安娜曰：「你做乜嘢，咪咁衰喇！」

原來嚀囉文塞了安娜隻手，去明雙珍珠港。

嚀囉文曰：「你睇，我一見你就興。」

安娜曰：「咪喇，一陣又話谷到死死下。」

嚀囉文曰：「有你在此，又怕乜谷，你會同我洩了啖氣。」

安娜曰：「唔好，在此處做，擒擒青。」

嚀囉文曰：「咁返我屋企，返去做大國大封相。」

安娜曰：「乜你好想要耶？唔好喇！」

嚀囉文十分肉緊，一隻手已經田裙脚處伸了入去。

嚀囉文曰：「嗱，乜你咁快，我隻手溼晒矣！」

安娜曰：「唔好喇！」

嚀囉文曰：「好喇，其實你亦興！」

安娜曰：「咪咁衰嘛！唔好喇！」

嚀囉文曰：「然也，就是想責死你！」

嚀囉文竟然「蒜」手指，「嗒嗒」一樣。

安娜嚷曰：「乜你咁衰嘛！汚糟到死！」

嚀囉文曰：「安娜，此乃你身上之物，又點會汚糟呢！又香又甜也。」

安娜曰：「又點會香甜呢！鹹鹹地喇！」

嚀囉文曰：「有，有鹹味，眞係又香又甜者也！」

安娜吃吃笑，曰：「係咁我糙尿病亦未可料嗜。」

嚀囉文曰：「或者係亦未定，嗜落十分好味也。」

安娜曰：「好味？好味就去食喇！」

安娜其實十分想嚀囉文食佢，兩人馬上離開酒吧，返嚀囉文屋企。

一入屋，嚀囉文急不及待，橫抱安娜大踏步入房，將之擺於床上。

安娜喜歡這種倒人爲之的粗鎖，嚀囉文實行飛擒大咬，撲上去。

安娜嬌呼，曰：「想責死我乎？」

嚀囉文曰：「然也，就是想責死你！」

嚀囉文竟然「蒜」手指，「嗒嗒」一樣。

安娜嚷曰：「乜你咁衰嘛！汚糟到死！」

嚀囉文曰：「安娜，此乃你身上之物，又點會汚糟呢！又香又甜也。」

安娜曰：「又點會香甜呢！鹹鹹地喇！」

嚀囉文曰：「有，有鹹味，眞係又香又甜者也！」

安娜吃吃笑，曰：「係咁我糙尿病亦未可料嗜。」

嚀囉文曰：「或者係亦未定，嗜落十分好味也。」

安娜曰：「好味？好味就去食喇！」

安娜其實十分想嚀囉文食佢，兩人馬上離開酒吧，返嚀囉文屋企。

一入屋，嚀囉文急不及待，橫抱安娜大踏步入房，將之擺於床上。

安娜喜歡這種倒人爲之的粗鎖，嚀囉文實行飛擒大咬，撲上去。

安娜嬌呼，曰：「想責死我乎？」

嚀囉文曰：「然也，就是想責死你！」

嚀囉文曰：「咪咁寃氣喇！畀你伙記入來睇到，有也好呢！」

嚀囉文曰：「不會，但哋明知我此處有房，不會入來者也。」

安娜曰：「你做乜嘢，咪咁衰喇！」

嚀囉文塞了安娜隻手，去明雙珍珠港。

嚀囉文曰：「你睇，我一見你就興。」

安娜曰：「咪喇，一陣又話谷到死死下。」

嚀囉文曰：「有你在此，又怕乜谷，你會同我洩了啖氣。」

安娜曰：「唔好，在此處做，擒擒青。」

嚀囉文曰：「咁返我屋企，返去做大國大封相。」

安娜曰：「乜你好想要耶？唔好喇！」

嚀囉文十分肉緊，一隻手已經田裙脚處伸了入去。

嚀囉文曰：「嗱，乜你咁快，我隻手溼晒矣！」

安娜曰：「唔好喇！」

嚀囉文曰：「好喇，其實你亦興